

从洞山宾馆处“家国情怀”标牌上山，登上舜耕亭约650级台阶，这个强度适合中老年人市民运动，既能出汗、又不疲劳，有城中登山乐趣，也有山上揽城的享受。几分钟即到舜耕山环山路，这条2013年初建的环山路两旁，有许多单位建的主题林，如健康林、清风林等。环山路是舜耕山流畅的血脉，也是山的伟岸所在，更是爱好运动市民的美丽风景。抬头看“舜耕山国家森林公园”界碑，立于2022年12月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曾多次参与绿化舜耕山的植树劳动，现已难知曾经栽下的树在何处。近观生在石间的植物，感叹生命力的顽强。不远处有一处平台，三件乐器爱好者在那里自演自乐，一片欢乐境界在山间活跃着，勾勒出社会的文明进步形象。

舜耕亭周围三面石刻上“梅兰竹菊”内外皆可，唯见菊的刻形似人高举双掌在怒吼，也可能言，为何没有舜耕亭简介。百度一下：“该亭为六角仿古建筑，琉璃盖瓦、翘檐飞角，亭内彩绘记述了舜帝教民稼穡的传说，登亭可俯瞰淮南市区全景。”这个亭初建时，我坚信它能俯瞰全市，但现在的至高点，多被植被遮挡，很难一览众山小。舜耕亭是舜耕山的标志性建筑，亭上形象地记述了舜帝南巡教民稼穡、传播文明的故事。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曾指出：“有了学问，好比站在山上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东西。”舜耕亭建在山顶，是一种形象表达，不仅能为游客挡风避雨，也应成为文化传播的舞台，更应视为人们登高望远的平台。现亭年限已久，有些破损，希望有关部门能观察到并及时维护，期待有更高的观景台俯视市容市貌。

舜耕山是一处天然的“城市绿

□散 文

站在舜耕山上

刘 全

肺”，它横跨淮南市田家庵区与山南新区，主城区一条隧道联通南北，泉山路与舜耕南路穿山而行。更富有诗意的一条路是东方总院东门口经过山间到达山南。舜耕山四季景色各异，春有山花多姿多彩，夏有绿叶荫凉快乐，高高低低、影影绰绰、自自然然……二十四节气诞生的四季风景错落有致，时时展现植物生长的环境如园林，如诗画，如仙境，是市民休闲散步、跑步锻炼和观景游玩的好地方。如果说田家庵是铺展在淮河南岸边的锦绣花园，那么舜耕山就是花园里最耸立的高峰，最靓丽的风景，最鲜明的地标。如果说淮南市是淮河岸边的繁华大道，那么舜耕山就是大道上最精致的建筑，最精彩的绿带，最精神的礼堂，是淮南市的会客厅。

舜耕山1992年9月经原国家林业部批准建设为国家森林公园，日益成为山北主城区与山南高新区的一座“城中山”，城中有山、山中有城、生态优美、和谐宜居。舜耕山梅园二十四节气亭是精彩中的精品，高处俯仰只能见亭顶微小而孤独，仰视节气亭时倍感高大而雄伟，角度不同风景也各异。出发点不同，对事物的判断也不同，是社会的常态。因为认识不同才有多彩的世界，因为认识差异才有丰富的生活。人在高处，华丽光鲜；人在低谷，晦暗迷茫。环境影响心态，美景彰显美德。静待时机，顺势而发，

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、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、把片面的视角全面化，万物皆可变，凡思皆可期，百事皆可待。

站在舜耕亭往北看，最醒目的是中环国际。因天气原因，银鹭万树城小区还能远视，淮河新城只在雾里，淮河只能在想象中流淌，一座座高耸的楼，构成了方格化、条块化的石雕。体育文化中心像疲惫的老人，静静地坐落在众楼之下，享受着空间的旷野之广。

山南是新城区。舜耕亭南面有一平台，往南看，俯见仙女湾。二十年前前的水塘，经整修现是网红打卡地，也是游人寻美观景地。阳光下，仙女湖畔的花草，恰似大自然写的温柔小诗，陶醉着心灵，浸染着思绪，美好的记忆封存。远望高新区，许多高新企业在这里落户，许多年轻人在这里奋斗着。山南新区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土。2004年6月，经国务院批准将长丰县7个乡镇划归淮南管辖；2005年8月，市委、市政府组建山南新区建设指挥部；2007年11月，省编办批准成立市山南新区管理委员会；2010年5月，省政府批准在山南新区的西南角7.6平方公里筹建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；2014年9月，省政府批准将淮南工业园区和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筹）整合为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；2015年12月，市委、市政府批准将淮南山南新区与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并。2008年5月洞山

隧道通车，特别是2012年市委、市政府搬入新址后建设进入快车道，居住小区连片成市，民生设施日益完善。淮南二中作为淮南最具质量的中学最早搬迁，山南淮师附小、实验中学相继建成，为寂寞的山南新区增添了青春力量。近年随着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开诊，淮南妇幼保健院、淮南市中医院（上海曙光医院淮南医院）搬迁入驻，山南新区医疗与教育已成为淮南人民公认的顶配。人民公园、E水系公园、如意公园、儿童公园、周集坝公园，众多公园的建成，使山南新区已成为园中之景、景中之园。人气的提升彰显了山南新区的价值。山南空气质量比山北纯净，隧道口是分界，南口比北口空气清纯了很多，不经意间都能体会到区别，深深换一口气，就感觉爽朗清新。踏入环山路，目光之所及，满眼春风扑面；心灵之所向，皆是繁花满枝。舜耕山的雄厚，在淮南人民的心中；舜耕山的青绿，在淮南人民的眼睛中；舜耕山的发展，在淮南人民的期待中。天空容纳云，才广阔无比；高山容纳岩，才雄伟壮观；大海容纳浪花，才浩瀚无垠；新区容纳新，才潜力无限。近年来，淮南高新区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，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围绕发展目标，以产业聚集财气，以文旅聚旺人气，以平台凝聚烟火，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。期待山南新区发生更精彩的故事、展现更精神的姿态、描绘更精彩的前景。

舜耕山焕发新颜，淮南人焕发青春，淮南地方文化焕发生机，淮南市产业变革更有力量。愿“淮南”名头越来越响、产业发展越来越旺、城市建设越来越美。

□诗 歌

蝉鸣与蛙鸣

徐满元

蝉鸣与蛙鸣仿佛
夏天的一对翅膀
助力夏天飞过
一段炎热又浪漫时光

蝉鸣昼夜不停
蛙鸣昼伏夜行
二者像是夏天的二胡上
两根独立又相互
配合默契的弦
把一首夏日进行曲

□诗 歌

写给女儿

张雪晴

爱是一场温柔的垫伏。
二百七十七天朝夕相守，
我历经为人母的万般磨炼。
曾以为生产之痛，是人间最难的劫难，
直到你一声啼哭，坠落人间，
所有辛苦，皆为值得。

与你相遇于方寸腹间，
一根纤细脐带，
牵连双向的血脉温柔。
心跳相依，胎动簌簌，胎音咕咕，
每一场猝不及防的互动，
让我满怀期许，静待与你见面的欣喜。

爱是一场蓬勃的生长。

□随 笔

陪伴花开的时光

孙 瑞

班里几十个孩子，性格各异，鲜活纯粹。他们彼此映衬，彼此温暖，为绚烂的幼儿园大班时光，勾勒出独一无二、熠熠生辉的模样。

班里有个小女孩，初识时格外内向怯懦。户外活动时，别的小朋友肆意奔跑、嬉笑打闹，唯独她远远地站在一边，或安静地蹲在草地上捡起一片叶子在手里把玩，或拿着一根小树杈在地上比比画画。偶尔她会慢悠悠地靠近我。我好奇地问：“怎么不和小朋友一起玩？”她轻轻地摇摇头说：“不想玩。”

与她的安静截然不同，班里有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。他性格开朗，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笑意。他是班里的活跃分子，精力旺盛，一学期下来他的板凳缺“胳膊”少“腿”，书包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“惊喜”。户外活动时他玩得最欢，就像一匹出笼的野马，转眼就见他从地上爬起来龇牙咧嘴地揉胳膊。总让我时刻牵挂，细心看护。

一次日常活动中，我发现他的名字写得很工整，便温柔地夸奖。听见表扬，他腼腆地笑了，仰头认真看着自己写的名字，眼底盛满星光，纯粹又明亮。

我总以为他是个心思粗放的孩子，直到母亲节的那次活动。他悄悄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给妈妈画了一幅画，给奶奶折了钱包。”我惊讶地问：“为什么要准备两份呢？”他一脸严肃地说：“妈妈在外工作，奶奶在家照顾我，她们都很辛苦，所以都要送。”我当即在全班小朋友面前给他鼓掌，并奖励小红花。那一刻我深深懂得，再好动顽皮的孩子，只要被看见、被肯定、被温柔以待，浮躁的心也会悄悄沉淀。

每周一的升旗仪式由大班幼儿主持。那个内向的女孩，便是我重点鼓励的对象。我时常主动靠近她，温柔陪伴，耐心沟通，慢慢卸下她的防备。终于，她

演奏得淋漓尽致

自下而上的蛙鸣
与自上而下的蝉鸣
曾将我于夏夜
悠然纳凉的童年
包裹成记忆掌心的琥珀
来回把玩的我
至今仍能感受到
那份滚烫中的凉爽

你告别我的身体，奔赴人间烟火。
小小的、软软的你，
笨拙又勇敢。
从吃喝啼哭、安睡作息的懵懂摸索，

到抬头翻身、坐立爬行、蹒跚立站，
每一段细碎成长，都藏着生命的初动与璀璨。

今年的儿童节，
是你人生第一场童真礼赞。
我有明珠一颗，照破岁月青山。
愿你如春花烂漫，如夏风清朗，
似秋实丰盈，似冬阳温暖。
不问人间苦甜，不问前路漫漫，
只愿你扎根本心，肆意生长，
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

碧水扬帆

张春光 摄

我徜徉在一条坦荡的高速公路上，忽而快步如飞，忽而凭栏而立，忽而展开双臂。被风鼓起的衣袂，令我感觉自己是只振翅的飞鸟。五月的风，裹挟着润泽的水汽与丰饶的麦香，被初夏耀眼的阳光纳入后笼罩周身。这条即将通车的高速公路，向广阔的天地舒展，高速公路的栅栏外，铺展着一湖云水，那是烟波潋潋的瓦埠湖。凭阑处，湖光天际，清润满目。隔着这湖温柔碧水，隐约可见对岸一方岗地，我瞬间想起长辈念及在瓦埠湖东岸的祖居之地黄塘埂。忙问同行的书法家李多来先生，可知黄塘埂何在？

祖居大顺的多来先生扬手指向我所目及的那片岗地说，对岸便是。

思绪扬起船帆，将我载往199年前我祖先连夜逃离的故土。那片我乃至我的父、祖皆未亲临的祖居地，写满家族的血泪史。清道光七年，即公元1827年，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，我的先祖酣睡在合上吊桥、关闭院门的家园。梦境中，她恍惚闻见犬吠与凄呼……一百多年后的我，听说了比噩梦还要惨烈的现实。那夜，同族的土匪洗劫我祖历经数辈积攒的家业，并杀害了院子里近百口人了。吊桥下的围沟被血水染红……

□散 文

顺湖行

黄丹舟

直到去年，我在为自己的长篇小说《高大门》做前期采访时，问及父亲，我的先祖何以连夜从黄塘埂背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来到寿州，并成为光绪帝师、咸丰状元孙家鼐乳母的往事，父亲久久讷而不语，母亲细将我曾祖母早年向她口诉的故事转述于我。算来，我已是从瓦埠湖东岸迁徙寿州的第六代移民。

听我述罢家史，李多来老师说，他的祖先也是跨越千里，肩挑背驮至此的移民。当年，沿水而起的顺河集，历经变故，渐起新集，新集延续了原集的“顺”字，取名“大顺集”，大顺之名由此延续至今。静卧瓦埠湖东岸的大顺镇，三面环湖、岗冲相间，是江淮丘陵独有的山水肌理。全境地势南高北低，错落天成。南部岗峦连绵起伏，层层田畴叠翠铺展；北部湖湾平缓清旷，万顷碧水环绕滋养。余埠、罗埠、殷埠、郑埠四座古渡静立湖畔，阅几千年风月，默默镌刻着旧时水乡舟楫往来的繁华盛景。往昔此处是瓦埠湖水运要道，商船渔舟络绎穿梭，摇橹声、渡人声、市井喧嘩声相融，谱成婉转悠长的水乡乐章；如今千帆归静，古渡安然无言，唯有一湖碧水悠悠东流，岁岁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安宁祥和。我走出高速路口，漫步于湖岸滩涂，清风携着湖水湿润拂面，芦

苇婆娑，水鸟翩跹，滩涂枯荣有序，湖面澄澈浩渺，岗田错落有致，一幅原生纯粹、诗意盎然的江淮水乡画卷，徐徐铺展眼前。众人在此流连忘返，我的视线被一只从高空俯冲而下、落在湖面又迅疾飞走的水鸟牵引，直至它的身影隐没在远处的芦苇荡。

我们从湖滨行车驶入大顺镇新集村仇老庄和美乡村示范点，车泊在一座被鲜花环绕的民居前，攀于院墙上的忍冬花藤上缀满了黄、白两色的花朵，在吾乡，时至小满，此花便蔓延田间地头、农家院落，乡人多称之为“金银花”，唯有我的家人，称其为“忍冬”。老宅的院里院外被忍冬花藤绕成绿底的花墙，婴孩时期的我，便拥有忍冬花为瓢的小枕；而忍冬花茶更是我从小至今常备的茶饮。直到我得知黄塘埂的先祖为药铺主人，我才想到，“忍冬”或许是那个月黑风高之夜，背负独子逃难的老祖宗给予子孙的语言传承。正如当下走在乡村振兴路上的大顺镇，仍葆有承延古时的独特风骨。古渡褪去往日喧嚣，化作满目自然诗意；传统农耕悄然迭代，蜕变为蓬勃的生态产业；昔日车马欢腾的市集，被即将开通的高速公路连通起奔向四方的康庄大道。放眼望去，大顺镇，正是山乡巨变里一枚生动的缩影。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征文(第三季)——

淮地的芒种，天空为妻子的目光放远。广袤无垠的淮河大地，妻子带着露珠的吻，诉说着古老的奥秘。妻子是先祖的遗孀，是文明的火种，在氤氲的炊烟中，化作香喷喷的馒头、面条以及各种点心，滋养着淮河儿女。神圣的妻子，是淮河大地金色的魂，是淮人生命的根。冬的冰雪，夏的烈日，妻子以坚韧挺起不屈的脊梁，以迷茫的利剑刺破岁月的阴霾。硕大饱满的麦穗低垂着头，对大地母亲诚挚虔诚地致敬。妻子以淮地母亲的乳汁，上天父亲的汗水，为饥饿劳作的人们输送着源源不竭的血液。妻子是淮地的诗人，赞美着斑斓的画卷、泥土的芳香，书写着生命的传奇。妻子是画，是诗，是歌，绽放着灿烂的德馨，咏唱着淮地千秋故事。淮地的妻子，博大而神圣！

淮地妻子，是上天书写的史诗。妻子的种子从沉睡中苏醒，穿越秋霜、冬雪、春风、夏阳，以根须为笔，以麦穗为墨，在淮地上书写着生命的雄文。青绿时，是希望的萌芽，迎风升高，随雨拔节，一直挺直着向上的脊梁。金黄时，燃烧着丰收的火焰。麦浪翻涌，渴望成熟的激情，完成大地的灵魂升华。麦芒如剑，刺破萦绕的乌云，让天空重现明净润朗。淮地麦粒饱满圆润，这是造物主的刻意安排。妻子离开抚育它的土地时，若临嫁的少女，有许多心里话要对大地诉说，然而只能对风含笑，对雨流

淮地芒种麦飘香

刘文勇

泪。她惜别的眼光，扫过广袤无垠的淮地每个角落，一转身，默默地投入淮人的怀抱。妻子的韵味，是远古神农播撒的火种，是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的智慧，是淮河儿女撑起一片天的脊梁。醉人的麦香，越过唐宋诗人的吟诵、明清粮仓的回响。淮地的妻子，是淮地儿女火红的渴望，是妻子和我们互相诉说相思的思绪。于是，妻子便流动着芬芳的气息，犹如一只只金色的蜜蜂，翩翩飞舞着，翻越生命的山峰，变成中华文明的符号，成为田园交响乐中的生命最强音。当淮人喜悦地接受心爱的妻子，妻子史诗般的坚韧精神，永远是淮河儿女心间的文明基石，更是淮人永恒的魂灵。

淮地妻子，低垂着穗头，蕴含着谦卑，它向大地致敬，向阳光献礼。妻子的低头生存，是高认知，是深智慧，是对世界温柔的和谐。学会低头生存，才能在喧嚣中得到宁静，在得失间谦恭从容，于平凡中提升境界。一粒麦粒，植入大地母体，它在土壤中苏醒，走到阳光下，经历风雨的洗礼，自然灾害骤来的磨难，妻子心性坚强，经受考验，终成金黄。淮人磨碎麦粒，变成面粉，走向餐桌滋养肠胃。这不是妻子的终结，这是妻子的重生。它的良种，再在泥土中蕴藏着希望，这是妻子的轮回。妻子的生命，起起落落，生生灭灭，从新生的开始到成熟的结束，成熟的结束，又是新生的开始。妻子不是柔弱的懦夫，它的麦芒，是战斗的利器。麦芒

尖锐，锋芒小试，猝然粉碎一切幻想，刺破天空压力，展现出搏杀的英姿。妻子沉默的哲学，是生命的力量，是世间无声的告白。沉默的妻子，暗暗地在社会复杂的喧嚣中，倾听自己声音，在多变而异化的浮躁中，保持平静。妻子顿悟而领略了生命的真正意义。

淮地妻子，在芒种的日历上跃然纸上。金色妻子密密匝匝，麦香喧沸淮地的天空大地。麦浪亲吻浩天的心畔，一车车、一担担、一捆捆妻子，醉倒在淮农结实的臂膀上，妻子的身影凝重似山。淮地歌谣吟哦着妻子的丰满，悠扬的农耕文明的旋律，魂牵梦萦着淮河大地的血脉。神农播撒的火种，支撑起淮地儿女铁柱般的脊梁。淮农的心中，熊熊燃烧着灵魂升级的憧憬。广袤无垠的淮地妻子的天空，布谷鸟的叫声唤醒民谣里最先成熟的妻子。芒种的妻子金黄色的画卷，是淮地生长出的生机勃勃的诗。汲取天地精华，吮吸日月灵气，喜悦与幸福一起在淮河大地上翻腾昂扬，阳光的分子离子在淮地妻子的皮肤上跳跃，妻子的每一朵浪花都璀璨荡漾着绝妙的生动。妻子有着勤劳诚实的乡村妹子的品质，燃烧着向天深情的倾诉，是千百年袅袅不绝的炊烟的执拗飘香。籽实献出面粉，麦皮献出饲料，麦秆献出草帽。妻子用忠诚、勤劳和爱情，供养着乡村的烟火、土地的厚实。每一粒妻子，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记忆、文化的传承、

精神的寄托和科技的进步，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。

妻子，是滋养华夏文明的金色作物。妻子不仅喂养先民肠胃，更孕育着中华民族动人的诗篇。从《诗经》到海子，妻子在中国诗歌中走过三千多年的路程。汪洋浩繁的诗作，或描绘麦田美景，或记录农事艰辛，或抒发家国情怀，构成一部立体的“妻子诗史”。《诗经》时代，妻子深深融入先民生活，这些诗作成为后世咏麦诗的基调。尤其发展到隋唐五代，咏麦诗作进入黄金时代。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，写实与抒情完美结合，展现农人艰辛与赋税之重，成为咏麦诗的不朽名篇。近现代诗人赋予了妻子更丰富的象征意义，尤其是海子笔下的“麦地”，升华为人类精神家园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。读古今妻子诗篇，既能感受诗人对自然的敏锐观察，也可体会到民族与土地、与妻子的深厚情感。麦香千年，诗意永存。

妻子不是沉默的庄稼，她是炎黄用血脉书写的史诗，是中华长河在麦管中流淌的芳香四溢、德馨馥郁。敬畏妻子，珍惜粮食，是敬畏劳动与淮人的劳作，是敬畏天地精华的造物孕育。妻子是大地的馈赠，是母亲，是乳汁，是生命。谁能离开妻子？谁能说他不是由妻子养育而成？或者说，他的血液骨骼肌肉不是妻子的血液骨骼肌肉的化合和合成？或者说，我们自己就是妻子！



童年小伙伴

龚维纯 摄